

曾记否,三十年前的今天
我有幸沿着祖辈、父辈的足印
机缘巧合跨进了建筑业大门
我感谢上苍,抑或是生命中的向往
三十年,历史长河中的短暂一瞬
建筑业的岁月画廊却尽显日新月异的多彩华章
三十年的风雨,三十年的奋进
三十年的拼搏,三十年的图强
全市数万名建筑大军啊
用辛劳和汗水吹奏了一曲曲奋发向上的时代交响

曾记否,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一批又一批建筑员工离亲人,别故乡
用疲惫的脚步丈量青春
用浸湿的背包承载理想
年年岁岁,他们头顶烈日、脚踩寒霜
用不尽的汗水搅拌每桶砂浆
用满腔的热情浇筑每根大梁
岁岁年年,他们征战南北、敬业爱岗
将毕生的抱负粘在每块砖瓦
将全部的追求注入每幢楼房
他们舍去无数个温馨的睡梦
放弃无数个相聚的欢畅

35年前的春天,一声闷雷炸得我魂飞魄散:父亲在吴堡医院查出得了重病。
望着诊断书上的Ca结果,我怎么也不相信,身体硬朗的父亲怎么可能会得这种病?于是,我又带他到县医复诊,当相同的诊断结果出来时,我还是不相信:会不会医生误诊?甚至怀疑检查设备是不是出了毛病。于是,我又从老家拎了10斤草鸡蛋请名医重新检查一下,还是相同的结论。我懵了,天塌下来了,我呆呆地站在医院的卫生间里掩面大哭……

不知过了多久,猛然想起门诊楼外面父亲和大姐还在等我,赶忙用水冲洗一下满是泪痕的脸,强装振作,走向父亲。
晚上,我和姐夫、姐姐商议为父亲治疗的方案。第二天,父亲便踏上了痛苦而又艰难的治疗之路。看着吃一口吐一口的父亲,我心如刀绞,尤其是他打嗝时痛苦的表情,声声都刺痛着我的心。恐惧、痛心、无奈交织在一起,有时望着睡梦中父亲憔悴的面容,深深的皱纹里藏着痛苦,越来越重的黑眼圈已将他变成了另一个人。我知道我无法拯救父亲,但我仍想在父亲弥留之际,我该拿什么去慰藉他呢?

我首先为父亲买了一只琼花牌手表,这是他多少年前的愿望,他一直没舍得买。父亲高兴得睡觉都舍不得抹下手上的表。
父亲平时最喜欢看戏、听戏,尤其喜欢听淮剧。我便买了当时很流行的唱片机,买了许多淮剧唱片,父亲从早到晚都要听几遍,有时还跟着哼几句。唱到什么地方要翻片了,他就提前在唱片机前等候,从未出现过“划片”现象。
有一次我陪父亲到浴室洗澡,路上他提到电视机很神奇,就像看电影。第二天,我便买了熊猫牌电视机回家,他喜出望外,每天都要看一大晚上的电视。记得《西游记》《济公

嫂子打来电话,告知锦泉肝部疾病严重的消息,让我难以置信,黯然神伤。正是年富力强、家中脊梁的年龄,却让病魔缠身,生命如此脆弱和无奈,让人心生悲哀。
我和锦泉生养在同一个村庄,俩人话话相投,品性相近,虽无血缘,却情比手足。
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成绩优秀的锦泉在其父母强烈要求下,反而留了一级,成为我的同班同学。从此,我们结伴而行,碧水蓝天,绿树红花,纯净的友情点缀了多彩的少年。教室里、操场上、小河边,我们形影不离,无话不谈,一起写作业,一起钓鱼虾,一起谈梦想,一起说心事。穿越风雨,一路走来,我俩没有红过一次脸,没有拌过一次嘴,是手心垫手背的兄弟,其情其谊日月可鉴。
不经意间,我们悄然成长。在人生追梦的路上,锦泉拜师学艺,当了焊工。我仗剑天涯,奔赴军营。一起长大的兄弟选择各异,扬帆远航,南北一方。当兵初始,部队生活单调枯燥,紧张苦累。我报喜藏忧,从不向亲人朋友诉苦。锦泉是我一直信任和依赖的兄长,只在给他的书信里叫苦不迭,埋怨训练强度大、负荷重,让人疲惫不堪;中队伙食面多米少,不对南方人的口味,实在难以下咽;北方气候恶劣,风尘漫天,不能适应环境。锦泉给

建筑放歌——献给全市建筑业

□ 陈宝林

为座座大厦添上一块又一块砖
为理想工程洒下一滴又一滴汗

无论是在喧嚣城市的摩天大厦
还是在静谧乡村的田间牧场
无论是在广袤江海的悬索大桥
还是在崇山峻岭的盘曲道上
建筑工人用青春和热血、聪明和才智
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凝固乐章

流水的年华流水似的忙
流水的青春建筑永流芳
高耸的塔吊描绘的是永恒的图画
流动的脚步架写下的是立体诗行
工人们都知道,把新重任担在肩上
才知道奋进的方向
建筑人都知晓,把脚手架搭在心里
方知晓事业的分量

陪父亲看戏

□ 陶鸿江

传》刚播出的时候,他还让我将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放好多条板凳,他招呼庄上的几位老友每天准时来看《西游记》,一边乘凉,一边唠嗑,一边看电视剧。看他津津有味的样子,我心里充满了酸楚!
一次带父亲去县人医复查,住在大姐家。那时高邮工人文化宫正在上演陈德林主演的淮剧《赵五娘》,只演三天,票很紧张,我便从票贩子手里高价买了三张票,和大姐陪父亲去看戏。父亲乐得像个小孩似的,他身体很虚弱,我和大姐搀扶着他,他嫌我们缠人,推开我们的手,一个人颤颤巍巍地走在我们的前面。他原先铁塔一般高大壮实的身材变得佝偻了。街灯下,他拖着瘦弱的身影在缓缓向前移动,看得出,他走得很吃力,但也很努力。因为他怕迟了看不全剧情了。

开场后,我和大姐坐在父亲的两侧,保护着他,一会问他“舒服吗”,一会问他“喝水吗”,他专注地看着舞台,懒得回答我们。借着舞台上的反光,我看他的神情显得很兴奋,可是我的心是痛的!但又不敢流露出来,因为我和大姐一直都瞒着他,怕他知道病情后不肯治疗。这一刻,望着可怜的父亲,我哪里还有心思看戏啊,一幕幕儿时的回忆又浮现在眼前。

那时,农闲时节,离家不远的吴堡小镇上总有戏班子来集场上搭台唱戏。虽然父亲识字不多,但只要有戏班子来,他都要带上我去赶场子。有时对戏中的那些人物和情节如数家珍,甚至还能一字不差地背出许多戏文来,干农活时还自个儿哼上几句消除疲劳。有时父亲收工迟了,连晚饭都不吃就

一声兄弟一生情

□ 丁鹤军

我的每封信里,洋洋洒洒的千言万语充满着鼓励和期盼,鞭策我心怀梦想,淬炼成才。知交好友的理解和支持,更坚定了我为扎根军营的信心,坚强了我踔厉奋发的决心。
我当兵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后,回乡很少,就是探亲也匆匆来匆匆走。这么多年了,锦泉只要知道我回高邮的消息,无论在何地,无论有多忙,都不辞辛苦地赶回来陪我闲坐小聚,分享久别重逢的喜悦。在部队服役时,春节战备值班;转业地方,又是琐事缠身,我没有陪伴父母在故乡团团圆圆地度过一个春节。锦泉坦荡善良,宽容真诚。每从上海打工返乡,总要去家里看一看我父母,伸一伸手做点家务。大年三十,更是担忧我父母寂寞孤独,为我尽心尽孝,一直坚持年夜饭都把我父母接到家里,两家人相聚一堂,把酒言欢,共迎新春。父母私下里和我说,锦泉仁义,是你一辈子的好朋友,见到他,跟看见自己孩子一样亲。
锦泉虽是打工在外,凭着与人为善的品

永不变化的是时间老人不紧不慢的脚步
永不满足的是他们创优夺牌的扬帆远航

曾记否,三十年前全市建筑业的数字画廊不足十个亿的建筑业产值曾让人汗颜、彷徨
时代的涛声,拍打着建筑业的窗口
高邮建筑精英用基石精神支撑大厦
用无私奉献、顽强拼搏、连心牵手
用倍增和科学,实现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铸造了今天建筑业产值超一千三百亿的事业辉煌
这名扬四方的声誉和成果
是拼搏的显彰,是优质的弘扬
是实力的宝藏,是繁荣的交响
也是人们对全市建筑业未来的关注和期望

让我们在建设“强富美高”新高邮中,千帆竞发
也让我们在分享全面小康的成果中踏歌逐浪
更让我们怀揣“第二个百年梦想”的金色希望
不断抒写市场开拓、高质量发展的建筑乐章

带着我去了。有时去迟了,戏台前面的好位置,早就让镇上的人占去了,我们就站在后面,远远地看。父亲把我架在脖子上,我一边吃着父亲为我买来的零食,一边得意洋洋地看戏。其实,那时我还小,根本看不懂那些穿着奇装异服、拖着长腔怪调的老戏,只是爱跟父亲来凑凑热闹而已。有时,看着看着,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父亲就把我驮在背上或抱在怀里。几乎每次散场,我都是由父亲背回家的。

想着如烟的往事,看着瘦骨嶙峋的父亲,我心中溢满了难言的伤痛!

戏台上赵五娘的遭遇让父亲潸然泪下。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有时长叹一声,虽然声音不大,却也令人撕心裂肺。

也许,父亲在慨叹赵五娘的不幸,也许,父亲在慨叹自己命运多舛。其实,他对自己的病情什么都知道,就是什么都不对我说,因为他怕我担心。他把疼痛、悲伤、无奈和憧憬全部深深地埋在心底。多好的父亲啊!

散戏了,父亲仍饶有兴趣,似乎意犹未尽,一路上唠唠叨叨,评说剧情和角色,脸上始终洋溢着满足和兴奋。此时的我,也藏起了酸楚,一种别样的幸福感从心中油然而生!

父亲临终前,村部又来了戏班,他从皮面本子里抽出5角钱给我妈,让她带我女儿去看戏。妈妈不肯,父亲发怒,妈妈只好带着我女儿去看戏了。卧在床上的父亲侧过身子转向床里面,我偷偷地看见他眼角湿润了。我知道他那五味杂陈的心,那时我的心真的是碎了一地:我真的好想再陪父亲看一场戏!可是父亲已经起不来了……

现在想想,当年父亲陪我看戏是多么幸福的事,我陪父亲看戏,那又是多么酸痛的事啊!父亲劳苦一生,六十六岁便到了生命的终点。他是多么地留恋这个世界,又是多么地留恋他热爱的生活和亲人啊!

行品德,凭着一技之长的精湛技术,凭着吃苦耐劳的坚韧素养,收入丰盈,是打工族中的佼佼者,从艰难困苦中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不仅把乡下的旧屋翻盖成新楼,在高邮城里也买了安身立命的商品房,儿孙绕膝,日子安康。

世事难言,生活现实也残酷。我不知道能为锦泉做些什么,甚至不知道打个电话能说些什么。虽是四处求医问诊,寻找良方,但一直回避与锦泉的正面接触。拖延到他去南京治疗,我才第一次拿出勇气面对,微信视频聊了聊天,似乎能做的,就是劝慰他随遇而安、调整心态,相信科学、配合治疗。

空闲时间,我总想带着真诚的微笑和虔诚的愿望,给锦泉打个视频,聊聊天,说说话。荧屏的那一端,锦泉容颜憔悴,眼窝凹陷,没有了往日的朝气和活力。我鼻酸眼涩,摧心剖肝。锦泉却是无所谓的态度,让我别惦念、别牵挂。我明白,这是他宽慰我的方式,却更让我难受……

君居故乡,在水一方,我在山西,太行巍巍。山遥水远阻挡着视线,却阻挡不了心的交融。你若安好,我便幸福。简单的问候包含我满满的祝福与希冀。一声兄弟一生情,此情绵绵,永无绝期。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慈母手中线

□ 王宏玉

我的母亲生育了五个儿女。她做过女佣,去高邮湖荡割过芦苇。她是界首小镇有名的裁缝。市面上流行的时装,只要她眼睛一瞥,马上了然于胸,回来就可以做出一模一样款式新颖的时装。她心灵手巧,绣花手艺堪称一绝,绣花像花,绣鸟像鸟,栩栩如生。

当时,我们家门庭若市,多少乡邻慕名而来,母亲起早贪黑,有求必应。还要照顾我们几个孩子的日常起居。后来,运动来了!在那特殊的年代,不允许个人开裁缝店,母亲就带着我和姐姐去了溧阳县的山村里。山区人比较穷,做衣服给不了工钱,张家给点米,李家送点菜。不少山民送来西瓜,房间的桌子底下,堆得好多好多。

山里没有河流,都用山坳池塘的水。每天傍晚,六岁的姐姐领着三岁的我去池塘,坐在边上的石阶上,用水浇浇,算是洗澡。有一次,我踩到了石头边上的青苔,脚一滑,跌到了池塘中间,只听姐姐不停地喊,来,来,来!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跟姐姐回忆当时的情景,都不能理解,我怎么就真的能游到了池塘边上,否则三岁的我就去见阎王了。池塘里的水,经过一天暴晒,可能有火毒,过一阵子,我的后背和后脑勺长了不少疖子,头不能靠枕,母亲每天就用她柔软的大臂给我做枕头。母亲的手臂肯定会发麻,为了我能睡好,她默默地忍受着。

夏天晚上天气特别热。我们家有个人天井,傍晚时分,先用冷水把天井的地上浇上一遍,然后搭个床,晚上就睡在上面。母亲忙碌了一天,汗水浸湿了她的衣服,她不顾自己,拿着芭蕉扇,一边给我们扇风,一边给我们驱蚊。等我和姐姐完全熟睡了,分别把我们抱回房间放到床上。有时夜里醒来,看到母亲坐在床上,用扇子给我扇风。每每想到这些情节,都是一遍遍的感动。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除夕夜从来没有睡过觉。平时衣服缝缝补补,唯有过年每个人都要做件新衣服。母亲年前的一两个月,每天最多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觉,家里面的布匹堆得像小山一样。尽管如此,哪个是张三的,啥时来拿,哪个是李四的,何日来取,她一清二楚,井井有条。外面客人的衣服,一般在除夕这天全部交到顾客手中,紧接着就忙家里面和姨娘一家人的衣服,要到正月初一的上午9点,家里人个个穿上了新衣,她才能安心地睡到床上。

母亲很少训斥我,更不会打骂我。不是我做得有多好,而是她太纯朴、太善良。她曾经对我说过两句话,一直指导我成长,教会我做人人。

“对客不可不丰,对自己要勤俭、简朴。有一次,我带她去镇江游玩,下午三四点钟路过一家甜饼店,店里三明治、蛋糕、蛋挞、面包之类食品,现在不算什么,在那个年代就是高档消费店。进去以后,我点了一些她从来没有吃过的,甚至都没有听过名字的糕点让她开开洋荤。就在我们即将离开时,隔壁一对小情侣先我们而去,剩下一只茶鸡蛋,她刚要拿,被我制止。她一下子脸红了,表情非常尴尬。我说:妈妈,您想吃什么我给您买,人家剩下的我们不要。她说,人家又没吃,浪费太可惜了。还有一次,我的一部双排座货车去天津送货,顺便带着母亲和妻子去北京旅游。行到山东地界,我们在路边的一个小餐馆吃早餐,每人一碗面条。我快吃完了,发现母亲碗里有只死苍蝇,连忙叫她不要吃了,并叫来餐馆老板。老板连忙表示歉意,并主动要给予更换。母亲却说,把苍蝇弄掉就行了。母亲就是这样,一点都舍不得不浪费,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现在在外面吃饭,只要有剩的,全部打包带回,绝不浪费。

“宁可在人面前全不会,不可在人面前会不全。”这句话教我认清自我,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砥砺前行。

母亲62岁那年突发脑溢血,从此生活不能自理,说话吐词不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从没考虑过自己,关心的还是我们。她病卧在床,如果久待在一处,怕她枯燥没有新鲜感。在我这里呆久了,大哥就会接她过去住一段时间。有一天,我上午9点去看她,她嘴里呜呜噜噜在说什么。我问她,想喝水吗?她摇摇头。想上厕所吗?她仍然摇摇头。我不理解她的意思,她一个劲地在说。我又问,是不是问我吃没吃早饭?她点点头。哎呀,妈妈,您都病成了这样,还关心着我,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妈妈,我想告诉您,我现在虽然已过六十了,但还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家庭幸福,妻贤子孝,生活美满。唯一不足,就是不能再听到您的教诲,责骂也好,唠叨也好;不能再见到您的容颜,微笑也好,痛苦也好;再也不能孝敬您,奢侈也好,简朴也好。

妈妈,您在我心中从没离开过,不知您有没有感觉到我对您的思念?